

金齋亂藁卷第九下

李齊賢 仲思撰

史贊

太祖

臣齊賢曰臣及事世宗王

於中國當不滅宋太祖亦為之盡力及恭帝幼冲政出

待宋太祖甚厚宋太祖亦為之盡力及恭帝幼冲政出

太后迫於軍情而受周禪蓋出於不得已也我太祖任

以不



13058

13058

益齋亂藁卷第九下

高麗

李齊賢

仲思撰

素

史贊

太祖

臣齊賢

曰臣及事忠宣王王嘗言我太祖規模德量生

於中國當不滅宋太祖宋太祖事周世宗世宗賢主也待宋太祖甚厚宋太祖亦為之盡力及恭帝幼冲政出太后迫於軍情而受周禪蓋出於不得已也我太祖仕已裔猜暴之君三韓之地裔有其二太祖之功也以不

益齋集卷第九下

一 粵雅堂叢書

世之功處必疑之地可謂危矣而國人歸心將士推戴然猶固讓欲殉延陵之節弔伐之事亦豈得已哉其好生惡殺而信賞必罰推誠功臣而不假以權創業垂統固宜一揆矣至若宋祖以江南李氏比之鼯睡臥榻則石晉所賂契丹山後之十六州蓋視以為橐中物既收北漢將長驅以定秦漢之疆耳我太祖即位之後金溥未賓甄萱未虜而屢幸西都親巡北鄙其意亦以東明舊壤為吾家青氊必席卷而有之豈止操鷄搏鴨而已哉由是觀之雖大小之勢不同二祖規模德量所謂易

地皆然者也忠宣聰明好古中原博雅之士如王構闔復姚燧蕭卨趙孟頫虞集皆游其門蓋嘗與之尚論也
惠王

臣齊賢曰羽父請弑桓公將以求大宰隱公不聽亦不討之終致為氏之禍王規之譖兩王弟亦羽父之意也惠王不致之罪顧使居左右其免於袖刃壁人之謀可謂幸也時去太祖棄代甫耳規之不義而得眾已能如漢魏之曹馬耶其未有以竄殛之何也嗚呼小人之難遠也如此哉可不誠哉

益齋集卷第九下

二 粵雅堂叢書

定王

臣齊賢曰定王以人君之尊步至十里所浮屠之宮以藏設利又以七萬石穀一日而分賜諸僧一遭天譴喪心生疾所謂君子求福不回敬以直內者亦嘗聞其說耶疾既大漸能以宗社付之親弟不使如王規者覬覦於其間是可嘉也已

光王

臣齊賢曰光王之用雙冀可謂立賢無方乎冀果賢也豈不能納君於善不使至於信讒濫刑耶若其設科取

士有以見光王之雅有用文化俗之意而冀亦將順以
成其美不可謂無補也惟其倡以浮華之文後世不勝
其弊故宋徐奉使兢撰圖經言取士用詩賦論三題不
策問時政視其文章髣髴唐之餘弊云

景王

臣齊賢

曰滕文公問井地於孟子孟子曰仁政必自經
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
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三韓之地
非四方舟車之會無物產之饒貨殖之利民生所仰只

益齋集卷第九下

三
國粵雅堂叢書

在地力而鴨綠以南大抵皆山肥膏不易之田絕無而
僅有也經界之正若慢其利害比之中國相萬也太祖
繼新羅衰亂秦封奢暴之後萬事草創而爲口分之法
歷四世景王作田柴之科雖有疏略亦古者世祿之意
也至於九一而助什一而賦及所以優君子小人者則
不暇論也後世屢欲理之終於苟而已矣蓋其初不以
經界爲急撓其源而求流之清何可得也惜乎當時羣
臣未有以孟子之言講求法制啓迪而力行之也

成王

臣齊賢曰行選官御事崔承老上書成王田臣竊見開

元史臣吳兢撰進貞觀政要欲勸立宗勤修太宗之政

蓋以事體相近不出一家而其政休明可謂師範故也

自我太祖開國已來臣所及知者穆王諱誦在臣心今謹錄

五朝政化善惡之迹可鑑可戒者謹條奏以聞伏審我

太祖神聖大王時當百六宣王諱運叶一千當初剪亂夷凶

天生前主而假手在後膺圖受命人知聖德以歸心於

是值金鷄自滅之期乘丙鹿再興之宣王諱運不離鄉井便

作間庭定遼溟之驚波得秦韓之舊地功德莫大焉若

益齋集卷第九下

四粵雅堂叢書

契丹者與我連境宜先修好而彼又遣使求和我乃絕

其交聘者以彼國相與渤海連和忽生疑貳不顧舊盟

一朝殄滅故太祖以爲無道之甚不足與交所獻駱駝

亦皆棄而不畜其防患乎未然者有如此也渤海旣爲

丹兵所破其世子太光顯等領其餘衆數萬戶日夜倍

道來奔太祖憫念尤深至賜姓名使奉其本國祖先之

祀其文惠王諱武參佐以下皆優沾爵命急於存亡繼絕而

能使遠人來服者又如此也百濟甄萱兇悖好亂殺主

虐民太祖聞之不遑寢食行師討罪卒成匡復其不忘

舊主定傾扶危者又如此也自新羅之季西北邊民每被女真往來侵盜太祖遣一良將鎮之不勞寸刃邊境

無虞其知人善任柔遠能邇者又如此也新羅君臣宜

諱盡數窮自求歸化讓至再三然後許之東自溟州至

興禮府其間百十餘城莫不懷於有仁應時來服其能以禮讓人無不服者又如此也唯南平百濟不得已而用兵或有臨敵便降或有望風懾伏雖交鋒刃不欲殺傷可謂仁者無敵也甄萱積惡數十餘年終爲逆豎所囚逃奔於我請兵討逆太祖雖從其請猶且緩期待其

益齋集卷第九下

五 國今雅堂叢書

請至勤欸方行天罰其仁篤好生惠王諱武期不殺者又如

此也甄萱爲積牟讎敵背盟縱惡罪不可計方其困厄

厚禮迎致及其殞歿亦優賻贈其道貫幽明義周存沒

者又如此也洎平百濟車駕入城哀恤窮民厚加慰諭

下令諸軍秋毫無犯南北久分新舊又別太祖撫之如

一終始不渝其含弘寬簡又如此也自成一統以來事

大以禮交鄰以道居安無逸接下思恭貴道德崇節儉

卑宮室而期於粗庇風雨惡衣服而取其但禦寒暑好

賢樂善舍己從人恭儉禮讓發於天性况生長民間備

嘗艱險衆人情僞無不具知萬事安危亦能先見所以
賞罰不失其時邪正不同其路知人不失其才遇士必
得其力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其知懲勸之方得帝王之
體者又如此也但以創業之初致平日淺禮樂之間猶
多缺乏未及周備忽遺弓劍蓋國人之不幸實天道之
難謀深可惜也惠宗久在東宮累經監撫尊禮師傅善
接賓僚由是令名聞於朝野及初嗣位衆舉欣然時有
人譖定宗兄弟謂有異圖惠宗聞而不答亦無所問恩
遇愈豐待之如初故人皆服其大度既而不修德政過

益齋集卷第九下

六

粵雅堂叢書

惜身命左右前後常以甲士相隨蓋爲疑人大甚大失
爲君之體加以偏賞將士恩澤不均內外怨嗟人心攜
貳又卽位踰年便致沉痾牀枕之間淹延歲月於是朝
臣賢士不獲近前鄉里小人常居臥內厥疾彌篤嗔毒
日增三年之間民不見德晏駕之日粗得免其橫禍可
不痛哉定宗在藩邸時早有令聞惠宗寢疾彌留宰相
王規等潛有所圖窺覷王室定宗先認之密與西都忠
義之將定計而爲備及內難將作衛兵大至故奸計不
成羣兇受誅雖由天命亦在人謀豈不偉歟自定宗至

今三十有八年洪祚之不絕亦定宗之力也定宗既以連枝得繼夙夜孜孜銳精求理或然燭而引見朝士或盥食而聽斷萬機故卽位之初人皆相慶及乎誤信圖讖決議遷都又天性剛毅固執不移暴徵作役勞動人夫雖上慮爲然乃羣情不服怨讟由是而與災應速於影響未及西遷永辭南面誠可痛也光宗禮有加於接下鑑不失於知人不阿親貴而常抑豪強無棄疎賤而惠鮮鰥寡自卽位至於八載政教清平刑賞不濫及雙冀投化以來爲重儒術恩禮過豐由是非才濫進不次

益齋集卷第九下

七
粵雅堂叢書

驟遷未浹歲時便爲卿相或連胥引見或繼日延容以此圖歡怠於政事軍國要務壅塞不通酒食讌游聯綿靡絕於是南北庸人競願依投不論其有智有才皆接以殊恩殊禮所以後生爭進舊德漸衰雖重華風不取華之令典雖禮華士不得華之賢才於百姓則益消膏血之資於四方則剩得浮虛之譽因此不復憂勤庶政而接見賓僚故猜忌日深都俞日阻時政得失無敢言者加以要馮佛法欲滿希求常行之齋設旣多別願之薰修不少專求福壽但作祈禱窮有涯之財力造無限

之因緣自輕至尊好作小善又於出入宴遊莫不窮奢極侈以其目前無事將謂法力使然凡所作爲不欲悛改宮室必踰於制度服食須極於珍纖土木之功不以時伎巧之作無休日略計常時一歲之費足爲太祖十年之費又及末年多殺無辜臣愚以爲若使光宗恒思恭儉節用勤政如初則豈不永命纔得享年五十而已哉况自庚申至乙亥十六年奸兇競進讒毀大興君子無所容小人得其志遂至子逆父母奴論其主上下離心君臣解體舊臣宿將相次誅夷骨肉親姻亦皆剪滅

益齋集卷第九下

八
國雅堂叢書

惠宗之克全兄弟定宗之能保邦家若論恩義可謂重也兩朝皆唯一子亦不使保其性命非但不報其德亦復深結其冤又至末年於已一子亦生疑忌故景宗方在東宮每不自安幸而得嗣其位嗟乎何其善於前而早得令名不善於後乃至斯乎深可痛也景宗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門外之事不會見知但以天性聰明當其光考末年能免悔尤得嗣天位焚積年讒毀之書放累歲無辜之獄冤憤悉除朝野稱慶但以不諳政體專任權豪害及宗親咎徵先見後雖覺悟責無

所歸自此邪正不分賞罰不一未及於理復俟於勤遂至色荒喜觀鄉樂繼以博奕終日無厭左右唯中宮內豎而已由是君子之言無自而入小人之語有時而從亦早有美名而晚無令德所謂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忠臣義士誰不痛之此乃聖上親所見知者也然景宗亦有足稱美於無窮者何也其當初遘疾未及危篤遂於臥內引見聖上執手與言付囑軍國不唯社稷之福亦是人民之幸也唯若惠景二宗嗣位皆在春宮理在必然人無異望至於堂從兄弟非有分明付托則爭端必

益齋集卷第九下

九
國粵雅堂叢書

起惠宗兩年寢疾而終有子曰興化郎君而雖或年少以無明囑故事歸於諸弟定宗自被羣臣翊戴以篡大業臨終亦早傳位於光宗以安宗社定景二王之遺命可謂明矣又曾見惠定光三王相繼之初百事未甯之際兩京文武半已殺傷况屬光宗末年世亂讒興凡繫刑章多是非辜歷世順王諱臣宿將皆未免誅鋤而盡及景宗踐祚舊臣存者四十餘人耳其中亦多遇害皆由後生讒賊豈不悲哉先朝不保承年多因此禍後世可以爲鑑誠伏惟殿下以上聖之德遇中興之期因先君

遜讓之恩纂列聖厯鴻之業內外同歡人臣相慶所謂
天授人與者也聖上若克遵太祖之遺風何異玄宗追
慕文皇之故事耶聖上又能取捨四朝之近事則惠宗
有保全骨肉之功可謂友于之義也光宗先知亂萌克
定蕭牆之難而再安宗社傳授至今可謂智謀之明也
光宗八年之理所謂善否之均也景宗放先朝寃獄數
千燒積年讒毀之文所謂寬仁之至也凡四朝爲政之
跡大略如是聖上宜取其善者而行之其不善者而誠
之除不急之務罷無益之勞因善始之心慮克終之美

益齋集卷第九下

十
粵雅堂叢書

日慎一日雖休勿休雖貴爲君主而不自尊大富有才
德而不自嬌矜唯敦恭已之情不紀憂民之念則福不
求而自至災不禳而自消聖君胡不萬年王業豈唯百
世而已哉臣愚昧忝職樞機旣奏陳之有心又回避之
無路謹錄鄙懷不出時務計二十有八條隨狀別封以
進其二十八條載之本傳承老見成王有志可與有爲
乃進此書皆實錄也成王立宗廟定社稷贍學以養士
覆試以求賢勵守令恤其民賚孝節美其俗每下守札
詞旨懇惻而以移風易俗爲務及乎契丹意在吞噬遣

將來侵夙駕西都進兵安北卽寇準澶淵之策也其欲
移關防於崑嶺棄委積於大同當時庸臣之議耳必非
成王之本意也嚮若觀承老此書悅而繹之去浮誇務
篤實以好古之心求新民之理行之無倦而戒其欲速
躬行心得而推己及人齊變至魯魯變至道可冀也蕭
遜甯爭能誣不恤民事以興無名之師成王聞契丹來
侵使李蒙戡知
契丹軍營問所以來侵之意其將
曰汝國不恤民事是用恭行天罰李智伯安敢援不革
土風以爲却敵之策乎成王樂慕華風國民不喜及契
丹之難知信州李智伯奏言復
行先祖法度不爲他方異法國家可然其未老而樹繼
保矣由是燃燈入關仙郎等事不絕

益齋集卷第九下

七 粵雅堂叢書

嗣爲國家之慮長矣臨絕而憐肆赦達死生之理明矣
所謂有志而可與有爲者非耶嗚呼賢哉

穆王

臣齊賢

曰慶父犯禮於魯不韋嫁禍於秦齊桓尸姜始

皇輟毒何救萬世之恥哉不誠覆車之轍防閑於初子
母俱罹其殃社稷幾至於亡嗚呼宣讓之不幸也抑非
不幸也

顯王

臣齊賢

曰侍中崔文憲公冲述贊曰傳稱天將興之誰

能廢之千秋太后自縱淫荒潛圖傾奪穆王恐傷母心
認而不禁及乎病殆知百姓之屬望排千秋之惡黨遠
馳遺命俾固本支然以姨母貽孽戍臣逆謀強鄰伺釁
興師入境京闕俱燼乘輿播遷反正之後和戎結好偃
革修文薄賦輕徭進賢登俊修政公平實民安輯內外
底甯農桑屢稔所謂天之將興誰能廢之者豈不然哉
文憲之言世所謂命也句踐嘗膽雪恥會稽小白忘莒
遺患於齊人君恃有天命縱欲敗度雖得之必失之是
故君子理思亂安思危慎終如始以對天休如顯王所
謂吾無間然者乎

益齋集卷第九下

七

國子雅堂叢書

德王

臣

齊賢

曰慶陵朝頭陁山人李承休進帝王韻記有曰

德何止四年鳳鳥來呈瑞考之實錄未見其事唯俚俗
相傳言鳳之來也羣鳥隨而噪之鳳乃飛去國人憎烏
少長持弓彈射德王一代京城無烏夫鳳羽族之長也
爲羣鳥所逐豈曰鳳哉蓋韻記之無稽耳德王居喪能
盡子之孝爲政不改父之道任用舊臣徐訥王可道崔
冲黃周亮之儔朝廷無欺弊而民安其生雖微鳳鳥尊

號曰德不亦宜乎

靖王

臣

齊賢

曰契丹貪暴不足保信聖祖深以爲誠然而幸其一災而棄舊好亦非計也顯王艱難反正日不暇給德王未及方剛之年尤宜戒之在鬪王可道議絕和親不若皇甫俞義繼好息民之論也靖王嗣位三年我大夫崔延嘏如契丹四年契丹使馬保業實來自是復尋權盟感之匪由至誠致之必有奇策君子以爲善繼善述以保其國

益齋集卷第九下

三

粵雅堂叢書

文王

臣

齊賢

曰顯德靖文父作子述兄終弟及首尾幾八十年可謂盛矣而文王躬勤節儉盡用賢才愛民恤刑崇學敬老名器不假於匪人威權不移於近昵雖戚里之親無功不賞左右之愛有罪必罰宦官給使不過十數輩內侍必選有功能者充之亦不過二十餘人冗官省而事簡費用節而國富大倉之粟陳陳相因家給人足時號太平宋朝每錫褒賢之命遼氏歲講慶壽之禮東倭浮海而獻琛北貊扣關而受屢故林完以爲我朝賢

聖之君也獨其徙一畿縣作一僧寺侈峻宇於宮闕侔崇墉於國都黃金爲塔百物稱是殆將比擬蕭梁而不知欲成人之美者嘆息於斯焉耳矣

順王

臣齊賢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然而國君能爲齊衰之服饘粥之食顏色之戚哭泣之哀使四方來觀而悅者鮮矣順王毀性成疾四月而逝雖過聖人之制其愛親則天至矣悲夫

宣王

益齋集卷第九下

古
粵雅堂叢書

臣齊賢曰詩者志之所之在心爲志發言爲詩觀宣王文德殿餌藥詩有類於趙孟視蔭惕日之語何哉趙孟列國之卿其語偷君子尙譏之況王者乎以宣王聰明好學不讀非聖之書而無苟且之意明良賡載之歌則尙矣大風慷慨之作何遽不若乎不及三年遂棄羣臣嗚呼

獻王

臣齊賢曰禹之傳子爲慮後世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動者分素定也顯之二子兄弟相傳以及於順順以

居喪過哀天折無嗣而傳於宣宣薨而太子嗣是爲獻
王國人習熟見聞乃謂宣有五弟而立孺子以是歸非
何不思之甚也唯不得周公於親博陸於臣委任而輔
政其危且亂可翹足而待也後世有不幸而遭大投艱
於襁褓之中者可以此爲誠哉

肅王

臣齊賢

曰以漢高祖知人之明每謂惠帝柔仁而趙王

如意似我屢欲易太子而不知代王之終爲太平天子
封之邊郡然代王免呂氏之禍以無寵也唐太宗之賢

益齋集卷第九下

五
粵雅堂叢書

而不克定嗣卒用昏童乃使凶牝啄其孫殆盡尤可歎
矣兩漢四百在臨天下者皆孝文之裔也唐三百年自
中睿訖昭哀亦大帝之後也用此觀之天也非人也我
文考十九子而以再興宗國期肅王於齟齬之年而肅
王由藩侯紹大統智以定亂仁以底平有子若孫克明
克類繼繼承承以至於今四百餘年斯豈非天乎雖然
傳曰知子莫若父者其文考之謂乎

諸妃傳序

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上下而禮義

有所措夫婦人倫之本也國家理亂罔不由之胤嗣生商龍殄滅周楚以樊姬昌息以嬀氏亡可不戒哉可不懼哉故述諸妃傳其無子無大善惡者略之

宗室傳序

國家之制宗室稱諸王猶漢諸劉唐諸李謂同姓耳非爵也親而尊者爵爲公其次爲侯疎者爲伯幼者爲司徒司空內足以羸其生外足以尊其勢不使之蒞官臨民祖宗所以保親戚也金寬毅王代宗錄任景肅瓊源錄宗女與宗子並列討其世譜棼然莫之辨也小白君齊而姑姊妹不嫁稠父娶吳而謂之吳孟子爲不足譏歟表而出之又豈春秋諱魯之法乎宗女雖親且貴婦人外父母家可略也已

策問

問讀論語每以諸弟子所問作已問而以夫子之言作今日耳聞其讀史亦於君臣之際事機之會以身處之如何而可如何而不可然後方有所益先儒蓋有此論矣且如樊遲請學爲農圃子張學于祿季路則問事鬼神顏淵則問爲邦亦各言其志也已矣諸生若及夫子

之門其所問而願學者何事管仲事小白狐偃事重耳雖其以力假仁陰謀取勝皆所以攘夷狄尊王室也仲也致功烈其卑之譏偃也貽譎而不正之誚斯亦未爲得也叔孫通不爲高祖制禮儀則醉號擊柱孰謂其不至於叛而先王之禮之喪通使之也朝錯不爲景帝削諸侯則僭禮踰制幾何其不至於亂而七國之兵之起錯促之也諸生若當仲偃之任能樹其功而無其過歟遇通錯之時能救其弊而免其責乎勿誇勿詘請以實陳

益齋集卷第九下

七

粵雅堂叢書

問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又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然則經界井田什一者爲天下國家所宜先務也自商鞅廢井田開阡陌秦日以富強卒并天下阡陌之爲利似愈於井田也孟子之言果是漢高祖入關代秦除其苛法以收民心不議井田之復其後孝文之愛民孝武之好古而賈誼董仲舒亦未嘗一言及此何也我祖宗垂統守成四百年於此矣經國之謨取民之制要皆合

於古而可傳於後也所謂內外足半之丁轉祿之位役分口分加給補給之名租稅之數肥饒磽薄九等之品五種之宜與夫曰負曰結所以量地者曰斗曰石所以量穀者其與古者經界井田什一之法有同不同乎法制之行已踰四百年既久矣不能無所弊或仍或改有不可不乎近世來功臣祿券賜牌之田佛寺判定施納之田行省理問所巡軍忽赤內乘鷹坊受賜之田權豪之兼并姦猾之匿挾所以壽於民而病於國者紛然而作倉廩之入比之江都攻守危急之時什不能二三焉

益齋集卷第九下

六

粵雅堂叢書

萬分一有三五年水旱之灾何以周其急千百軍餽饗之費何以共其用乎去歲前政丞王脫歡左政丞金那海入朝上國天子有命使之歸而整理之二政丞既歸置都監號以整理於是辭頌忿諍多於麻粟逮繫訊鞠疾於風雨豪猾頗亦知懼而謗讟不可遏止一奇三萬之死而已致朝廷之詰而勢若不復振焉向所謂毒民病國者豈不益肆而無所憚哉夫奉天子之命理一國之政使希世之恩不下究在朝廷之議天子之論如何哉南北喜事之士上書都堂請立省東方變其土俗幸

賴朝廷以我慕義勤王之功世皇優恤之詔闕而不行者屢矣今無乃乘其幾而欲售其說乎夫有爲於不可爲之時然後爲難能也諸生皆有志於國家請言其可以有爲之說

問帝王之統若四時之相代有不可紊天命人心之所歸又不可誣也三王已前遐哉邈乎雖有載籍莫考而徵孔子刪書斷自唐虞下訖於周及其衰東西而分祖龍遂帝四海二世而漢氏代十二世而巨君篡祖龍巨君見謂紫色掘聲餘分閏位而子長述秦之紀溫公紀

益齋集卷第九下

五

粵雅堂叢書

新之年何也東漢分而爲三國西晉亂而爲五胡拓跋氏高氏宇文氏賀六渾氏劉氏二蕭氏陳氏角立南北索虜烏夷是非蜂起所謂若四時之相代者果安在哉隋唐一天下至於五季禍亂極矣契丹旣割據於北宋地只限白溝康王雖播越於南金兵未逾長江人心天命之歸又安在哉是皆不可不辨者也漢雒唐鑿列於帝紀孟堅永叔之筆爲得春秋之法乎程伊川以武氏比女媧謂之非常之變而不及呂氏亦有說乎公孫臣之流終始五德之論又足據乎今所以問於諸生亦欲

自質其疑而已

問論語曰既庶矣富之既富矣教之又曰善人教民七年可使卽戎又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又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此皆聖人之言而學者所宜服膺也國家服事皇元中外無虞閭閻櫛比行路如織民日以殷野日以闢化斥鹵以水耕刊蒼蔚以火耘豈非庶矣乎而受名田供賦役者百無二三焉豪勢之家器列金玉商賈之婦衣曳羅縠豈非富矣乎而罄衣食償利息者

益齋集卷第九下

于粵雅堂叢書

十常八九焉幸際休明天下同文家有程朱之書人知性理之學教之之道亦庶幾矣而韋布之博學篤行者果誰搢紳之成德達材者能幾爲士尙爾於民何誅往者旣族權臣神邑再都忠敬忠烈作於前忠宣忠肅承其後倚重之臣責難之佐宜有所謂善人焉用能匡救將順式至於今休蓋教民而爲邦也久矣然而蜂起之倭拏舟犯疆謀所以逐捕之未免浚編戶以充資糧驅農夫以補卒乘莫見令行而禁止徒聞缺望以訛言豈所謂可以卽戎乎患失之夫不逞之徒敢爲蕭牆之憂

自速市朝之肆豈所謂勝殘去殺乎有合坐以謀謨有政房以黜陟監察之司繩愆而格非典法之吏讞疑而斷獄而我主上殿下仁厚慈儉不喜遊畋不邇聲色延訪耆老體貌大臣修曠代之禮文躬大享於宗廟政刑德禮以道以齊者可謂云爾已矣然而延無德讓之風野無時雍之俗忿諍交騰盜賊竊發此猶幸免之恐不可得况望其恥且格乎凡此之故何也諸生處不諱之朝遇願理之君宜盡意遠思跡求馴致此弊之由指陳作新斯民之術有司者將獻吾君而施於國家夫豈小

益齋集卷第九下

三

國子雅堂叢書

補哉

范增論

或問漢用三傑而王楚不用范增而亡然則增孰與三傑賢曰增方之陳平猶謂不足况於三傑乎高祖之寬仁項羽之獨賊增所知也莫不信於背約而羽背入關之約莫不仁於殺無罪而羽坑已降之卒莫不義於弑君而羽殺懷王其至五年而後亡亦幸也高祖則初入關也五星聚於東井天與之也其王漢中也楚子諸侯人之慕從者數萬人而項氏爪牙之臣亦多歸漢人與

之也王陵之母甘自殺而不忍其子之背漢與楚高祖
之必王項羽之必亡匹婦之所明知也增從必亡之人
不能從必王之主其爲不智明矣向使羽用增之策終
亦未免於亡矣曰增旣委質於項氏雖知其必亡焉得
而背之哉曰始懷王以宋義爲上將羽爲次將增爲未
將使北救趙當是時增豈羽之臣乎羽擅殺上將詐報
於君可謂無道且前攻襄城襄城無噍類諸將皆謂羽
不可使先入關如是而增竟從羽見疑以死陳平則知
羽不足與爲天下杖劍歸漢而爲謀臣故曰方之陳平
猶爲不足況於三傑乎

伍員蘇不韋論

東漢蘇謙與司隸校尉李暲有隙暲以事收謙掠死獄
中而刑其屍其子不韋變姓名盡以家財募劍客邀暲
於諸陵間不尅與兄弟入大農芻廩中鑿地達暲寢室
殺其妻及小兒而暲有備乃馳往魏郡掘暲父塚斷其
頭以祭謙墓暲憤恚歐血死當時士大夫多譏其歸罪
枯骨唯任城何休方之伍員郭林宗聞之曰子胥憑威
闔閭雪怨舊郢但鞭墓戮屍竟無手刃後主之報豈如

蘇子靡因靡資冒觸嚴禁分骸斷骨以毒生者使曷不
得其命比之於員不亦優乎子曰林宗以不韋優於伍
員則可矣其所以優之之義則謬矣若以復讐論之則
員不必劣而不韋獨優也若論大義則二子之優劣較
然自分矣何也君父人倫之大本忠孝人臣之大節員
兩失之初楚王執伍奢而召員曰來免而父而員不來
夫父得罪於君猶將自至庶一感悟其君况以免其父
召之雖知其不誠不俟駕而行固人情也員托以後報
而竟不來是促父之死也君子違不適讐國大夫士去

益齋集卷第九下

三

國子雅堂叢書

不說人以無罪而員誇蛇豕之吳蹈宗國發掘陵墓鞭
其君屍不孝與不忠莫甚焉不韋之於李嵩正得不共
天下之義而無倒行逆施之罪林宗不務論此而區區
辨其復讐之難易以為優劣豈不謬哉

謁三王廟各獻頌

禹

昔者洪水天下皆是下民罹毒靡所底止匪我斯理實
其魚乎三過其室不予呱呱昏執是憂胼胝非苦載瀕
載疏九有乃土民受厥賜何千萬年將聖有言吾無間

然

湯

於皇天乙長發有殷聘賢畝畝學焉而臣網開三面四海歸仁樂天事葛伐夏順人匪明厥德胡信於民格言斯在日新又新

文王

周家積累爰自后稷西伯勃興儀型四國夷牙就養虞芮質成發揮易象馴致頌聲分三有二不愆服事文在茲乎德其至矣

益齋集卷第九下

古雅堂叢書

秦城銘

秦虎咆哮六畢四一愚浮黔首讖惑古月萬里成城首洮尾碣囊括邊雲鉤聯海日牛羊憧憧踐履白骨兩泣愁魂川流怨血民盡瘡痍杵音未絕豈料蕭牆禍成腐孽高赤厥族嬰素其車城故不圯咸京爲墟猶蠲之木皮完裏虛雖封以植卒顛且枯材雄識聞嗟乎政乎

息影菴硯銘

重而堅得之天滌以新存乎人

崔春軒壺矢銘

壺虛其心矢直其理匪直匪虛匪壺匪矢必慎必中若
虞張機詭遇獲十勝不償譏勿激而墜勿旋而倚君子
之嬉君子之規

金樞密思亭銘

翼彼亭斯名之曰思云誰之思父義母慈萬歲之藏陟
焉望之維桑之敬伊蒿之悲蚤夜永慕沒齒匪虧籍爾
世祿誇爾天資以滿以傲以敖以嬉載瞻斯扁不其惡
而子兮子兮尙克念茲

白樂天真讚

幅巾野服曳杖獨行

益齋集卷第九下

三

粵雅堂叢書

駱旣竟鸞素亦不留龍門泉石飄然獨游

蘇東坡真讚

黃冠橫策坐嘯石上

金門非榮瘴海何懼野服黃冠長嘯千古

松廣李國師真讚

奉教謨

國師乾乾有德與年王命寫像載瞻載虔是身離相是
法離詮卽圖作贊臣愧斐然

竹軒金政丞真讚

湛乎其臚竦乎其眉高顙瘦面頰唇雪鬢斯以狀貌求
竹軒也國耳忘私信而不欺耿介愷悌一乎壯衰斯以

志節論竹軒也冥得喪齊彭殤神遊八極之外徜徉無
何之鄉斯其爲竹軒也有可以髣髴於丹青形容於文
章者耶

安謙齋真讚

有序

安文成公爲世儒宗余未弱冠一拜於途遂蒙顧遇因
識其孫謙齋後十年吾先君東菴公掌試春闈謙齋射
策登科由是予一人者交游最久至正庚子謙齋歿明
年秋覩遺像悵然書其側

儉而不固和而不流確乎守度儼乎揚休稱其爲文成

益齋集卷第九下

吳粵雅堂叢書

之孫兮克勤於行克簡於辭醞藉其文平淡其詩宜其
游東菴之門兮位躡二府不爲不偶年俯七旬不爲不
壽惟其任用未究於鈞衡功德未洽於生靈士論猶有
所憾焉一邱一壑之放曠足以過庾亮一觴一詠之清
真何曾比季倫是則我輩想平生而難忘覩遺像而益
感者也

益齋真自讚

獨學而陋聞道宜晚不幸由已何不自反何德於民四
爲相國幸而致之祇速衆謗不揚之貌又何寫爲告爾

後嗣一觀三思誠其不幸早夜以勉毋苟其幸庶幾知免

沔州池臺亭銘郭翺龍少卿作守時所開

君子池郭君種蓮其中取濂溪說名之

花實同時不染於泥有似君子見愛濂溪

衢罇臺

民吾同胞橫渠之辭獨樂何樂衢罇在茲

緇衣堂

邑雖十室有信與忠好賢之化比屋可封

益齋集卷第九下

康衢亭

澹臺不徑魯論紀之有道如砥君子履之

三畜箴

貓箴

既耳而目亦爪而牙穿窬方肆胡寐無咄

狗箴

而尾之媚而舌之舐毋鬪毋戲惟藩之毀

雞箴

鳴不廢時鬪不守雌啄糞得肥自速人犧

益齋集卷第九下

天
國雅堂叢書

益齋亂藁卷第九下

譚瑩玉生覆校

益齋亂藁卷第十

高麗 李齊賢 仲思撰

長短句

沁園春 將之成都

堪笑書生謬算狂謀所就幾何謂一朝遭遇雲龍風虎
五湖歸去月艇烟蕪人事多乖君恩難報爭奈光陰隨
逝波緣何事背鄉關萬里又向岷峨 幸今天下如家
顧去日無多來日多好輕裘快馬窮探壯觀馳山走海
總入清哦安用平生突黔席暖使毛羣欺臥駝休腸
斷聽陽關第四倒捲金荷

益齋集卷第十

一 粵雅堂叢書

江神子 七夕冒雨到九店

銀河秋畔鵲橋仙每年年好因緣倦客胡爲此日却離
筵千里故鄉今更遠腸正斷眼空穿 夜寒茅店不成
眠一燈前雨聲邊寄語天孫新巧欲誰傳懶拙只宜閒
處著尋舊路臥林泉

鷓鴣天 過新樂縣

宿雨連明半未晴跨鞍聊復問前程野田立鶴何山意
駟柳鳴蜩是處聲 千古事百年情浮雲起滅月虧盈

詩成却對青山笑畢竟功名怎麼生

二 九月八日寄松京故舊

追錄

客裏良晨屢已孤菊花明日共誰娛閉門暮色迷紅草
欵枕秋聲度碧梧 三尺喙數莖鬚獨吟詩句當歌呼
故園依舊龍山會剩肯樽前說我無

三 飲麥酒 其法不斂不壓插竹筒甕中座

客以次就而吸之傍置杯水量所飲多少
挹注其中酒若不盡其味不渝

未用真珠滴夜風碧筍醇耐氣相通舌頭金液疑初滿

益齋集卷第十

二 粵雅堂叢書

眼底黃雲陷欲空 香不斷味難窮更添春露吸長虹
飲中妙訣人如問會得吹笙便可工

四 揚州平山堂今爲八哈師所居

樂府曾知有此堂路人猶解說歐陽堂前楊柳經搖落
壁上龍蛇逸香芷 雲澹佇月荒涼感今懷古欲沾裳
胡僧可是無情物毳衲蒙頭入睡鄉

五 鶴林寺

夾道修篁接斷山小橋流水走平田雲間無處尋黃鶴
雪裏何人開杜鵑 誇富貴慕神仙到頭還似夢悠然

僧窗半日閒中味只有詩人得祕傳

皆山中故事

大常引 暮行

棲鷗去盡遠山青看暝色入林□□□□□□人不見
苔屏半扇 照鞍涼月滿衣白露繫馬睡寒廳今夜候
明星又何處長亭短亭

浣溪紗 早行

旅枕生寒夜慄悽半庭明月露淒淒疲僮夢語馬頻嘶
人世幾時能小壯宦遊何□□□□□□□□□□□□

益齋集卷第十

三 粵雅堂叢書

二 黃帝鑄鼎原

見說軒皇此鍊丹乘龍一去杳難攀鼎湖流水自清閑
空把遺弓號地上不蒙留藥在人間古今無計駐朱

顏

大江東去 過華陰

三峰奇絕儘披露一掬天慳風物聞說翰林曾過此長
嘯蒼松翠壁八表游神三盃通道驢背鬚如雪塵埃俗
眼豈知天上人傑 猶想居士胸中倚天千丈氣星虹
間發縹杳仙蹤何處問箭筈天光明滅安得聯翩雲裾

霞佩共散騏驎髮花間玉井一樽轟醉秋月

蝶戀花 漢武帝茂陵

石室天壇封禪了青鳥含書細報長生道寶鼎光沉仙
掌倒茂陵斜日空秋草 百歲真同昏與曉羽化何人
一見蓬萊島海上安期今亦老從教喫盡如瓜棗

八月圓 馬嵬劾吳彥高

五雲繡嶺明珠殿飛燕倚新妝小罨中有漁陽胡馬驚
破霓裳 海棠正好東風無賴狼藉春光明眸皓齒如
今何在空斷人腸

益齋集卷第十

水調歌頭 過大散關

行盡碧溪曲漸到亂山中山中白日無色虎嘯谷生風
萬仞崩崖疊嶂千歲枯藤怪樹嵐翠自濛濛我馬汗如
雨脩逕轉層空 登絕頂覽元化意難窮羣峰半落天
外滅没度秋鴻男子平生大志造物當年真巧相對孰
爲雄老去臥邱壑說此詫兒童

二 望華山

天地賦奇特千古壯西州三峰屹起相對長劍凜清秋
鐵鎖高垂翠壁玉井冷涵銀漢知在五雲頭造物可無

物掌跡宛然留 記重瞳崇祀秩蒼神休真誠若契真
境青鳥引丹樓我欲乘風歸去只恐烟霞深處幽絕使
人愁一嘯寒驢背潘闌亦風流

玉漏遲

蜀中中秋值雨

一年唯一日遊人共惜今宵明月露洗霜磨無限金波
洋溢幸有瑤琴玉笛更是處江樓清絕邀俊逸登臨一
醉將酬佳節 豈料數陣頑雲忽掩却天涯廣寒宮闕
失意初筵唯聽秋蟲嗚咽莫恨姮娥薄相且吸盡盃中
之物圓又缺空使早生華髮

益齋集卷第十

五 粵雅堂叢書

菩薩蠻

舟中夜宿

西風吹雨鳴江樹一邊殘照青山暮繫纜近漁家船頭
人語諱 白魚兼白酒徑到無何有自喜臥滄洲那知
是宦遊

二

舟次青神

長江日落烟波綠移舟漸近青山曲隔竹一燈明隨風
百丈輕 夜深蓬底宿暗浪鳴琴筑夢與白鷗盟朝來
莫漫驚

洞仙歌

杜子美草堂

百花潭上但荒烟秋草猶想君家屋烏好記當年遠道
華髮歸來妻子冷短褐天吳顛倒卜居少塵事留得
囊錢買酒尋花被春惱造物亦何心枉了賢才長羈旅
浪生虛老却不解消磨盡詩名百代下令人暗傷懷抱

滿江紅

相如駟馬橋

漢代文章誰獨步上林詞客遊曾倦家徒四壁氣吞七
澤華表留言朝禁闈使星動彩歸鄉國笑向來父老到
如今知豪傑 人事真難測君亦爾將誰責顧金多
祿厚頓忘疇昔琴上早期心共赤鏡中忍使頭先白能
不改只有蜀江邊青山色

益齋集卷第十

六

粵雅堂叢書

木蘭花慢

長安懷古

騷人多感慨况古國遇秋風望千里金城一區天府氣
勢清雄繁華事無處問但山川景物古今同鶴去蒼雲
太白雁嘶紅樹新豐 夕陽西下水流東興廢夢魂中
笑弱吐強吞縱成橫礪鳥沒長空爭如何犀首飲向蝸
牛角上任窮通看取麟臺圖畫雖飲馬鬣蒿蓬

二

書李將軍家壁

將軍真好士識半面足吾生况西自岷峩北來燕趙並

轡論情相牽挽歸故里有門前稚子候淵明對酒歡酣
四坐挑燈話到三更 高歌伐木鳥嚶嚶懷抱向君傾
任客路光陰欲停歸騎更盡飛觥人間世逢與別似浮
雲聚散月虧盈但使金軀健在白頭會得尋盟

巫山一段雲

瀟湘八景

平沙落雁

玉塞多繒繳金河欠稻梁兄弟弟自成行萬里到瀟
湘 遠水澄拖練平沙白耀霜渡頭人散近斜陽欲下
更悠揚

益齋集卷第十

七粵雅堂叢書

遠浦歸帆

南浦寒潮急西岑落日催雲帆片片趁風開遠映碧山
來 出沒輕鷗舞奔騰陣馬回船頭浪吐雪花堆畫鼓
殷春雷

瀟湘夜雨

潮落蒹葭浦烟沉橘柚洲黃陵祠下雨聲秋無限古今
愁 漠漠迷漁火蕭蕭滯客舟箇中誰與共清幽唯有
一沙鷗

洞庭秋月

萬里天浮水三秋露洗空冰輪輾上海門東弄影碧波
中蕩蕩開銀闕亭亭插玉虹雲帆便欲掛西風直到
廣寒宮

江天暮雪

風緊雲容慘天寒雪勢嚴
篩寒酒白弄纖纖萬屋盡堆
鹽遠浦回漁棹孤村落酒帘
三更霽色妬銀蟾更約
掛疎簾

烟寺暮鐘

楚甸秋霖捲湘岑暮靄濃
一春容罷一春容何許日沉

益齋集卷第十

八粵雅堂叢書

鐘搖月傳空谷隨風度遠峯
溪橋有客倚寒筇一逕
入雲松

山市晴嵐

遠岫螺千點長溪玉一圍
日高山店未開扉嵐翠落殘
霏隱隱樓臺遠濛濛草樹微
市橋曾記買魚歸一望
却疑非

漁村落照

遠岫留殘照微波映斷霞
竹籬茅舍是漁家一逕傍林
斜綠岸雙雙鷺青山點點
鴉時聞笑語隔蘆花白酒

換魚蝦

平沙落雁

醉墨疎還密殘碁整復斜料應遺跡在泥沙來往歲無
差水暖仍菰米霜寒尙葦花心安只合此爲家何事
客天涯

遠浦歸帆

解纜離淮甸揚舫指楚鄉風聲颯颯水茫茫帆席上危
檣斷送浮雲影驚迴過雁行江樓紅袖倚斜陽遠引
客心忙

益齋集卷第十

瀟湘夜雨

暗澹青楓樹蕭疎斑竹林蓬窗夜雨冷難禁欹枕古鄉
心二女湘江淚三閭楚澤吟白雲千載恨沉沉滄海
未爲深

洞庭秋月

衡岳寬臨北君山小近南中開七百里湖潭吳楚入包
含銀漢秋相接金波夜正涵舉盃長嘯待鸞驂且對
影成三

江天暮雪

向夕迴征棹，凌寒上酒樓。江雲作雪使人愁，不見古潭洲。
聲緊雲邊雁，魂清水上鷗。千金駿馬擁貂裘，何似臥漁舟。

山市晴嵐

海氣蒸秋熱，山容媚曉晴。森森萬樹立，無聲空翠襲。人清鏡裏雙娥斂，機中匹練橫。隔溪何處鷓鴣鳴，雲日騎還明。

漁村落照

雨霽長江碧，雲歸遠岫青。一邊殘照在林垞，綠網曬苔局。波影明重綺，沙痕射遠星。鱸魚白酒醉還醒，身事任浮萍。

烟寺暮鐘 亡

前調 松都八景

紫洞尋僧

傍石過清淺，穿林上翠微。逢人何更問僧扉，午梵出煙霏。草露霑芒屨，松花點葛衣。鬢絲禪榻坐忘機，山鳥

諷催歸

青郊送客

芳草城東路疎松野外坡春風是處別離多祖帳簇鳴
珂村暖雞呼屋沙晴燕掠波臨分立馬更婆娑一曲
渭城歌

北山烟雨

萬壑煙光動千林雨氣通五冠西畔九龍東水墨古屏
風巖樹濃凝翠溪花亂泛紅斷虹殘照有無中一鳥
沒長空

西江風雪

過海風淒緊連雲雪香茫落花飄絮滿江鄉偷放一春

益齋集卷第十

十一
陶雅堂叢書

狂漁市開門早征帆入浦忙酒樓何處咽絲篴愁殺
孟襄陽

白岳晴雲

萑杏春風後茅茨野水頭晴雲弄色靄林邱雨意未能
休京縣民無賦郊田歲有秋明朝去學種瓜侯身事
寄菟裘

黃橋晚照

隱見溪流轉縱橫野壠分隔林人語遠堪聞村逕綠如
裙鳶集嶼山樹鴉投鵠嶺雲來牛去馬更紛紛城郭

日初曛

長湍石壁

插水雲根聳橫空，黛壁開魚龍。吹浪轉隅隈，百里綠徘徊。
日浸玻璃色，花分錦繡堆。畫船載酒管絃催，一日繞千迴。

朴淵瀑布

日照羣峯秀，雲蒸一洞深。人言玉輦昔，登臨盤石在。潭心白練飛，千尺青銅徹。萬尋月明笙鶴下，遙岑吹送水龍吟。

益齋集卷第十

紫洞尋僧

老喜身猶健，閑知興更添。芒鞋竹杖度千巖，迎送有蒼髯。坐久雲歸岫，談餘月掛簷。但教沽酒引陶潛，來往意何厭。

青郊送客

野寺松花落，晴川柳絮飛。臨風白馬紫金鞵，欲去惜芳菲。聚散今猶古，功名夢也非。青山不語暗相譏，誰見二疏歸。

西江風雪

七

函亨雅堂叢書

雪壓江邊屋風鳴浦口檣時登草閣掛南牕雲海杳茫
茫斫膽銀絲細開禪綠蟻香高歌一曲禮成江賜斷
賀頭綱

北山煙雨

澹澹青空遠亭亭碧巘重忽驚雷雨送飛龍欲洗玉芙蓉
稍認巖閒寺都迷壑底松良工吮筆未形容疑是
九疑峯

白嶽晴雲

曉過青郊驛春遊白嶽山提壺勸酒語關關一聽一開

益齋集卷第十

三
陶今雅堂叢書

顏村舍疎林外田畦亂水間郊原雨足信風還羨殺
嶺雲閒

黃橋晚照

曠望苕田路嵯峨柳院樓夕陽行路却回頭紅樹五陵
秋城郭遺基壯干戈往事悠村家童子不知愁橫笛
倒騎牛

朴淵瀑布

絕壁開嵌竇長川掛半天跳珠噴玉幾千年爽氣白如
烟豈學燃犀客唯期駐鶴仙淋衣暑汗似流泉到此

欲裝綿

長湍石壁

瘦骨千年立蒼根
百里盤橫張側展
綠波間一帶玉屏
顏獵騎何曾顧
漁郎只漫看
詩人強欲狀
天慳羸得鬢毛斑

益齋集卷第十

古
粵雅堂叢書



益齋亂藁卷第十

譚瑩玉生覆校

益齋集拾遺

高麗 李齊賢 仲思撰

拱北樓應製詩

見輿地勝覽

省方南國日拜表北樓初浩蕩尊前興縱橫筆下書風
高雁遵渚雲淨鶴冲虛老矣今多病懽恩負倡子

上征東省書

見東文選

高麗國耆老衆官謹齋沐上書於征東省詣相國執事
朝廷使臣朶赤等欽奉郊天大赦德音前來王京我寶
塔實憐王引僚吏備儀仗出迎城外入於本省聽詔訖

益齋集拾遺

一 粵雅堂叢書

使臣等就執王上馬迴去事出倉卒凡在陪臣措躬無
所尙復奚言然念王年少不更事直情徑行所以致此
原其本意蓋亦無他天日照臨胡可誣也又念小邦始
祖王氏開國海隅四百二十六年子孫相繼二十八世
歷宋遼金通使往來羈縻而已及我太祖聖武皇帝龍
興之際有金山王子者驅掠中原之民圖復亡遼之業
勢窮東走陸梁島嶼太祖命哈真札刺兩將帥討罪天
寒雪深餉道不繼我忠獻王遣趙冲金就礪等助兵與
種一舉破賊於是兩國同盟萬世子孫無忘今日因分

所虜生口爲信今小邦有契丹場是也世祖文武皇帝
觀兵襄陽阿里字哥扇變漠北諸侯虞疑各懷去就我
忠敬王時爲世子蒙犯霜露直至汴梁以迎於道世祖
望見驚喜曰高麗荒遠之邦今我北歸將繼大統彼其
世子自來歸我天贊我也忠敬王旣當國陪臣林惟茂
父子不喜內屬擅廢立阻兵江華世子忠烈王奔告朝
廷世祖赫怒詔王復位乘駟入覲王及世子引兵東還
擒戮逆黨去水而陸一心供職忠烈王之世世祖兩征
日本王遣金方慶等修其戰艦每爲先鋒又乃顏之黨

益齋集拾遺

二 粵雅堂叢書

哈丹攻陷水達達女真之地侵及我疆欲抗天威王出
兵逆擊之隻輪無返者大德末益知禮不花王左右仁
宗皇帝定亂清宮奉迎武宗皇帝爲一等功臣是則王
氏忠於朝廷也久矣又令世祖皇帝釐降忽篤恟迷思
公主是生益知禮不花王益知禮不花王生阿納忒室
利王阿納忒室利王生寶塔實里王寶塔實里王雖疎
且遠其於世祖實有肺腑之親焉又念皇后奇氏生自
小邦上配至尊誕毓元良爲天下所慶賴朝廷之視小
邦不應與諸蕃同焉又念小邦與日本隔海爲鄰我之

蒙福彼則愧其歸化之遲我之獲戾彼則甘其執迷之
陋勢之必然者也昔周執衛侯術而卒令復位漢徵梁
王武而亦使歸梁有以見王者之大度也况我朝廷自
列聖以來好生之德萬萬過於周漢而今則親享南郊
尊祖配天大禮既成德音廣布外薄四海蹈舞歡呼苟
有一物不被其仁澤者所宜痛心欽惟聖天子以宥過
無大之仁倘迴一念使我寶塔寶里王免離罪罟游泳
恩波且使王氏君臣社稷不贅其名衣冠風俗並仍其
制山海愚民獲安舊業則太祖世祖勤恤小邦之意豈
不益明世祖釐降公主生子若孫以繫遠方之心其規
模豈不益遠皇后誕毓元良天下之慶賴豈不益偉小
邦勤王敵愾之志豈不益堅日本未服之民革其執迷
樂於歸化其意豈不益篤四百二十六年二十八世血
食之鬼豈不益感朝廷宥過無大好事之德豈不益播
於天下後世哉伏惟執事俯察蕩言達於天聰

上都堂書

見東國通鑒○編史者節約
故文之上下多不備下書同

今我國王以古者元子入學之年承天子明命紹祖宗
重業而當前王顛覆之後可不小心翼翼以敬以慎敬

慎之實莫如修德修德之要莫如嚮學今祭酒田淑蒙
已名爲師更擇賢儒二人與淑蒙講孝經語孟大學中
庸以習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之道而選衣冠子弟正直
謹厚好學愛禮者十輩爲侍學左右輔導四書既熟六
經以次講明驕奢淫佚聲色狗馬不使接於耳目習與
性成德造罔覺此當務之莫急者也君臣義同一體元
首股肱不親附可乎今宰相非宴會不相接非特召不
得進此何理乎當請日坐便殿每與宰相論議政事或
可分日進對雖無事不廢此禮不然則大臣日疎宦寺

益齋集拾遺

四
國朝雅堂叢書

日親生民休戚宗社安危恐莫得而上聞也政房之名
起於權臣之世非古制也當革政房歸之典理軍簿置
考功司標其功過論其才否每年六月十二月受都目
考政案用以黜陟永爲恆規則可以絕請謁之徒杜僥
倖之門今若因循不復古制深恐將來梁將祖倫朴仁
壽高謙之輩蜂起而黑册之謗不可遏也鷹坊內乘毒
民尤甚者前已下令革罷後復遷延中外失望至使龍
普馳出見責可不愧於心乎德甯寶興等庫凡非古制
者一切釐革庶永不負聖旨勤恤之意刺史守令得其

人則民受其福不得其人則民遭其害官高而降爲者
僂肆不遵法年邁而求得者昏懦不任事或以請謁起
壠畝垂金魚者又不足言也請如古制朝士之夫入參
者必經監務縣令至於四品例爲牧守而監察司按廉
使必行褒貶爲之賞罰所爲官高者年邁者用請謁起
壠畝者如不得已甯授京官勿與親民之任行之二十
年流亡不復貢賦不足未之有也金銀錦繡不產我國
前輩公卿被服只用素段若細布器皿只用鍮銅釜瓦
德陵作一衣問直則重輟而不爲毅陵嘗責前王燮金

益齋集拾遺

五

粵雅堂叢書

之衣插羽之笠非吾祖舊法有以見國家四百餘年能
保社稷徒以儉德也近來風俗窮極奢侈民生困而國
用匱職此而已請宰相今後不以錦繡爲服金玉爲器
又不使衮服乘馬者擁其後各務儉約諷上而和下風
俗可以歸厚也前者迫徵暴斂之布便合歸於納者然
恐官吏貪緣爲姦細民未蒙實惠故宜分付諸司以充
來歲雜貢令其得免先納借貸之弊行省既有文移當
早施行三食邑旣立之後百僚俸祿不備夫以一國之
主取羣臣養廉之資以實私藏豈不貽譏後世請問諸

兩國罷食邑還屬廣興倉充其俸祿京畿土田除祖業
口分餘皆折給爲祿科田行之近五十年邇者權豪之
門奪占略盡中間屢議釐革輒以危言脅欺上聽卒莫
能行此大臣不固執之所致也果能釐革悅者甚衆不
悅者權豪數十輩而已何憚而不果爲哉州郡遠年貢
賦之逋欠者有司百計追徵十分莫得其一祇是斂怨
而已望下令自至正三年已前逋欠貢賦一切蠲免前
此數年窮民有因暴斂典賣男女請令諸道存撫按廉
使出勝許其來京自告因以官財量給贖還其買者亦
令自首若不自首不與其直勒還父母甚者治罪

益齋集拾遺

六
粵雅堂叢書

修築京城訪大臣時上書

見東國通鑑

我太祖東征西討統三爲一之後七年而費用瘡痍之
民起土木之役所不忍也故不城松京非不爲也勢不
可也至顯王初契丹躡躑京邑燒毀宮室當時若有城
郭之固契丹未必躡躑燒毀若此其甚且易也顯王二
十年始命李可道築開京城郭厥後金山王子引兵而
來西海忠清道沙平津北無處不至不得入京都余古
車羅大屯兵黃橋又不能入京都以有城郭也城郭之

當修無智愚皆知之矣既定此議雖有陰陽忌諱確然不改然後可就也

雪谷詩序

見東文選

雪谷鄭仲孚崔春軒子壻而學於崔拙翁拙翁元少許可人春軒端不阿所好每爲子稱仲孚之賢子於是得其爲人仲孚既筮仕歷史翰不十年拜諫議大夫出守蔚州有惠政其去也民扶老攜幼扳援涕泣莫可遏及奉國表如京師爲丞相別哥善化公所重將薦之天子而仲孚病不起有子曰樞奉樞東歸聞者莫不驚嘆痛

益齋集拾遺

七

與雪雅堂叢書

惜嗚呼古之才而不壽者唐有李長吉宋有邢敦夫二子亦嘗見愛於民見重於大人如吾仲孚乎東方之士於仲孚之不幸驚嘆而痛惜之尤宜也所著詩若文若干篇樞編爲前後集共二卷得而觀之慷慨圭復因書拙語其端歸諸鄭氏樞今爲都官郎中實子門生也

益齋集拾遺

八

粵雅堂叢書

重命爲權省政丞感激之情上
有天日恐不勝任措躬無地惟望印寶既至妙選賢能
以備庶官早下新命

宗廟昭穆位次議

見麗史

謹按宗廟之制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太祖百世不遷太
祖而下父爲昭居左子爲穆居右昭穆左右則百世亦

不變故春秋左氏傳有太王之昭王季之穆文之昭武
之穆之文而尙書謂文王曰穆考謂武王曰昭考是其
昭穆不變之明證也其兄弟相代者春秋公羊傳以爲
昭穆同班大宋祫享位次圖太祖與太宗哲宗與徽宗
欽宗與高宗各位一世是則兄弟同班之法也二十二
陵蓋自江都去水而陸倉卒所置其制一堂五室而二
十二陵神主一行而列所宜拓而廣之釐而正之然而
不可造次而就未就之間四時之事無所於享且於五
室略依東漢以來同堂異室之制其二十二神主一一

益齋集拾遺

九 粵雅堂叢書

各爲一房以別之太祖惠宗顯宗在太廟不遷則太祖
之昭定光戴安於此無先之者居中室而以西爲上光
宗之穆景宗戴宗之穆成宗爲從兄弟居西第一室之
第一第二房成宗之昭穆宗顯宗之昭德靖文居東第
一室之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房亦從兄弟也文宗之穆
順宣肅居西第一室之第三第四第五房宣宗之昭獻
宗肅宗之昭睿宗爲從兄弟居東第五第六房睿宗之
穆仁宗居西第六房仁宗之昭毅明神居東第七第八
第九房神宗之穆熙宗明宗之穆康宗亦爲從兄弟居

西第七第八房康宗之昭高宗居東第十房合於左昭
右穆兄弟同班之義若夫五室拓而廣之昭穆釐而正
之則乞下中書令禮官博士博議詳定施行

益齋集拾遺

十

粵雅堂叢書

益齋集拾遺

譚瑩玉生覆校

雞林府院君諡文忠李公墓誌銘

推忠保節同德贊化功臣三重太匡韓山君領
藝文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李穡撰

至正二十七年歲在丁未秋七月□日推誠亮節同德
協義贊化功臣壁上三韓三重太匡雞林府院君領藝
文春秋館事益齋先生李公以病卒於第年八十一大
常諡文忠公十月□日有司具儀衛葬於牛峯縣桃李
村先塋丙辰冬十月□日配享玄陵廟庭公諱齊賢字
仲思父姓李氏新羅始祖赫居世有佐命大臣一李謁

益齋集誌

一 粵雅堂叢書

平其後蘇判居明生兵部令金現兵部生三韓功臣大
守金書新羅王金溥旣納土入朝尙太祖女樂浪公主
生女以妻金書生潤弔潤弔生承訓承訓生周復周復
生偁偁生侈連侈連生寵暹寵暹生春貞春貞生玄福
玄福生宣用宣生升高升高生文林郎尙衣直長同正
諱得堅尙衣生贈左僕射諱翮僕射生檢校政丞諡文
定諱瑱娶戴陵直朴仁育之女辰韓國大夫人以至元
丁亥十二月庚辰生公公自幼嶷然如成人旣知爲文
已有作者氣大德辛丑公年十五鄭常侍僭試成均舉

者負其能相頡頏聞公所作消縮莫敢爭先公果爲魁
是歲菊齋權公溥悅軒趙公簡試禮闈公又中丙科權
公以其子妻之公曰此小技耳不足以大畜吾德討論
墳典淹貫精研折衷以至當文定公大喜曰天其或者
益大吾門乎癸卯權務奉先庫判官延慶宮錄事戊申
選入藝文春秋館館中人推讓不敢論文其冬遷齊安
府直講己酉擢司憲糾正庚戌遷選部散郎辛亥再轉
典校寺丞三司判官所居稱職皇慶壬子選爲西海道
按廉使有古持斧風陞成均樂正冬提舉豐儲倉事癸

益齋集誌

一 粵雅堂叢書

丑副令內府豐儲監斗斛內府校錙銖尺寸公爲之無
難色人曰李公可謂不器君子矣忠宣王佐仁宗定內
難迎立武宗故於兩朝寵遇無對遂請傳國於忠肅以
太尉留京師邸構萬卷堂考究以自娛因曰京師文學
之士皆天下之選吾府中未有其人是吾羞也召至都
實延祐甲寅正月也姚牧菴閻子靜元復初趙子昂咸
游王門公周旋其間學益進諸公稱嘆不置乙卯遷選
部議郎秋拜成均祭酒因兼議郎丙辰奉使西蜀所至
題詠膾炙人口是歲判典校寺事丁巳拜選部典書己

未王降香江南樓臺風物遇興遣懷每從容曰此間不可無李生也庚申知密直司事賜端誠翊贊功臣之號知貢事時稱得士公年蓋三十四文定辰韓外舅姑三室主皆無恙公舉觴稱壽一世欲之是年奏授高麗王府斷事官至治壬戌冬還京師未至忠宣王被譖出西蕃明年公往謁謳吟道中忠憤藹然泰定甲子加圭靖大夫密直司事乙丑改賜功臣號曰推誠亮節再轉僉議評理政堂文學丙寅移三司使天歷庚午忠惠王權國復爲政堂文學未幾罷後至元丙子以三重太匡封

益齋集誌

三

關粵雅堂叢書

金海君領藝文館事己卯春二月忠肅王薨其秋政丞曹頤脅百官屯兵永安宮宣言逐去君側惡小而陰爲藩王地忠惠王率精騎擊殺之而其黨之在都者甚衆必欲抵王罪人心疑危禍且不測公憤不顧曰吾知吾君之子而已從之如京師代吾以筆事得辨析功在一等旣還羣小益煽公屏迹不出著校翁稗說至正甲申冬忠穆王卽位進府院君領孝思觀事書筵以公爲師丙戌修忠烈王實錄戊子判三司事辛卯冬玄陵卽位未至國拜公右政丞權署征東省事數月國空虛公措

置得宜人賴以安壬辰賜推誠亮節同德協義贊化功臣之號元從功臣趙曰新忌公居其上公知之三上表固辭其冬十月日新聚羣不逞夜入宮害所忌縱兵誅殺公以辭位得免日新伏誅起公爲右政丞癸巳正月辭五月以府院君知貢舉甲午十二月復爲右政丞明年又辭公年七十封金海侯十二月爲門下侍中丁酉五月乞以本職致仕從之國制封君致仕頒祿有差旣老而猶受厚祿於義不安故有是請朝論以爲本職致仕非所以敬大臣也壬寅復封維林府院君公自十五

益齋集誌

四

粵雅堂叢書

登科名蓋一世立朝以來專奉文書歷外制於藝文春秋館由屬官至兩府封君未嘗去職唯忠定三年不與焉以公嘗奉表請立玄陵故也公天資厚重輔以學問高明正大故其發於議論措諸事業者燦然可觀也初公讀史筆削大義必法春秋至則天紀曰那將周餘分續我唐日月後得朱子綱目自驗其識之正人有片善稱譽惟恐不聞先輩遺事雖細以爲難及平生未嘗疾言遽色有及於穢語對客置酒商確古今疊疊不倦崔拙翁嘆曰士別三日刮目相待吾於益齋見之矣公務

遵舊法不喜更張嘗曰吾志豈不如古人但吾才不及
今人耳公之孫連姻奇氏公忌其盛滿及其拜平章玄
陵敕兩制賦詩以賀且命公敘其事公辭不爲自號益
齋辛旽之敗玄陵曰益齋先見之明不可及也嘗言旽
非端人今果驗公自少儕輩不敢斥名必稱益齋及爲
宰相人無貴賤皆稱益齋其見重於世如此公所著文
集若干卷行於世公凡三娶吉昌國夫人權氏生二男
三女長男曰瑞種奉常大夫宗簿副令次日達尊奉常
大夫典理總郎寶文閣直提學知製教長女適正順大

益齋集誌

五
粵雅堂叢書

夫判司僕寺事任德壽次適中正大夫典農正李係孫
次適銀青光祿大夫簽書樞密院事翰林院大學士金
希祖封義和宅主壽春國夫人朴氏宣授西京等處萬
戶府副萬戶中顯大夫司僕正諱居實之女生一男三
女男曰彰路奉翊大夫開城尹長女適正順大夫判典
農寺事朴東生次適奉順大夫判典校寺事宋懋次惠
妃今爲尼瑞原郡夫人徐氏通直郎知瑞州事諱仲麟
之女生二女長適中正大夫三司右尹金南雨次適奉
善大夫典醫副正李有芳側室生二女長適中郎將林

富陽次幼宗簿娶密直使兼監察大夫洪侑之女生一
男二女男曰寶林匡靖大夫政堂文學商議會議都監
事進賢館大提學上護軍長女適通憲大夫判衛尉寺
事趙茂次適中顯大夫順興府使李元禎又娶檢討中
郎將金松柱女生一男曰元益娶密直崔沆女生一男
幼總郎娶上黨君白頤正女生三男一女長曰德林朝
奉郎驪興郡事次曰壽林奉翊大夫同知密直司事仕
元朝爲翰林學士資善大夫以故贈公大常卿具勲階
爵次曰學林中顯大夫小府尹女適奉翊大夫開城尹

益齋集誌

六 粵雅堂叢書

光祿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奇仁傑開城娶重大匡清城
君諡平簡諱公義之女韓氏生一女適春秋檢閱元序
繼室正順大夫判典客寺事金昂之女生二男一女長
曰蟠刪定都監判官次曰袞慶仙店錄事女幼司僕生
二男四女長男曰純義奉善大夫軍器少尹次曰純禮
中郎將長女適通直郎起居郎知製教申渾次適中正
大夫親禦軍大護軍朴永忠次適奉先大夫少府尹黃
侃次適中郎將金鍾典農正生二男一女長曰騰郎將
次曰亮中郎將女適通憲大夫判繕工寺事安翊判典

農生三男一女長曰經奉善大夫軍器少尹次緯別將
次殊文別將女幼典校生一男幼左尹生二男長曰上
佐次曰廣大女皆幼曾孫男女若干人趙衛尉生二男
二女長曰從善中郎將次遊善權務女皆幼李順興生
一男一女男曰有喜崇恩殿直女皆幼驪興生二男二
女長男曰申承奉郎供造署令次曰密長女適正順大
夫判衛尉寺事李承源次適宣德郎通禮門祇候郭游
禮密直生二男二女長曰崇義次崇道典客錄事女皆
幼少府生一男二女男幼長女適司憲持平金萬具次
幼奇開城生一男曰慎純義生一女幼純禮生一男曰
滋一女幼申渾生一男二女男曰浩大殿指諭中郎將
長女適郎將黃允奇次幼大護軍生三男三女長曰龍
壽別將餘皆幼黃少府生一男二女男曰藥奴餘皆幼
隲生一男一女男曰孝奴女幼亮生三男一女長曰伯
恭次伯謙餘幼銘曰

天地儲精公迺挺生奎壁耀芒公迺發揚名溢域中身
居海東道德之首文章之宗北斗泰山昌黎之韓光風
霽月春陵茂叔四秉國鈞年踰八旬麟鳳其瑞蒼龜其

神功在社稷澤流生民闕宮升配哀榮無對惟爾子孫
忠孝是遵勿謂無知公在九原

益齋集誌

八
粵雅堂叢書



益齋集誌

譚瑩玉生覆校

益齋先生文集重刊識

先生平日所著述不啻百千餘言而世之所傳者只是略于詩篇及稗說而已往在萬厯庚子間李尙書時發尹茲土始鈔梓而歲月之久字畫剝缺不可讀識者咸歎惜之不佞適守本州懼其世久而終至泯滅遂爲改板而重鏤焉非謂先生之名由此而益壽吟誦之間足以感發後生則其有補於風化者爲如何哉舊本無年譜先生之後孫世碩撫家藏略記始末以示余并以刊之左以傳於後

益齋集重刊識

一 陶雅堂叢書

癸酉正月既望陽川後人許頴書於鷄林府

益齋先生文集重刊識
先生平日所著述不啻百千餘言而世之所傳者只是略于詩篇及稗說而已往在萬厯庚子間李尙書時發尹茲土始鈔梓而歲月之久字畫剝缺不可讀識者咸歎惜之不佞適守本州懼其世久而終至泯滅遂爲改板而重鏤焉非謂先生之名由此而益壽吟誦之間足以感發後生則其有補於風化者爲如何哉舊本無年譜先生之後孫世碩撫家藏略記始末以示余并以刊之左以傳於後

右益齋集十卷拾遺一卷高麗李齊賢撰齊賢字仲思號益齋仕本國歷官封雞林府院君詳所附墓誌銘生當元初卒於元末歷事五世秉國政實爲其國耆舊集內所載梁貞明四年高麗王建立國以來傳世年代可補正史之闕略其書序碑記亦足考見國俗治亂人物臧否之大凡初從忠宣王王璋留中朝與諸名士唱和又往來西蜀江南所至題詠其用韵不盡守唐宋人部分亦與陰時夫周德清之書不符豈是時吳棫鄭庠之說已流布外國抑其國別著有韻書積習難返耶未可

益齋集跋

一 粵雅堂叢書

知也此集爲其子孫掇拾而成故題曰益齋亂稿及明而重刊者再此本有汪孟慈收藏圖章又有伊墨卿書云花朝日轉贈黃蓉石今藏南海伊氏外國人文集流布絕少爰借錄授梓於廣見聞證史籍不無小補云同治壬戌閏中秋後二日南海伍崇曜謹跋

也此集爲其子孫披拾而成故也
河重刊者再此本有汪孟慈收藏圖章又有伊羅卿書
云花朝日轉贈更蓉石今藏南海伊氏外國人文集流
布絕少爰借錄
開證史籍不無亦補云同
治壬戌閏中
示曜謹跋



13058